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green, textured background. A jagged, torn-edge border separates the green from a solid orange-red area at the bottom. On the left side, several thin, light-colored stems with small, oval buds or leaves rise from the orange-red area. The title '黎明之前' is printed in white, bold characters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orange-red section.

# 黎明之前

阮功欢著 譚玉培译

# 黎明之前

〔越南民主共和国〕阮功欢著

譚玉培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NGUYỄN CÔNG HOAN  
TRANH TỐI TRANH SÁNG

本书根据 VĂN NGHỆ 1957 年版本译出

黎 明 之 前

原 著 者 (越南民主共和国)阮功欢

翻 译 者 谭 玉 培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球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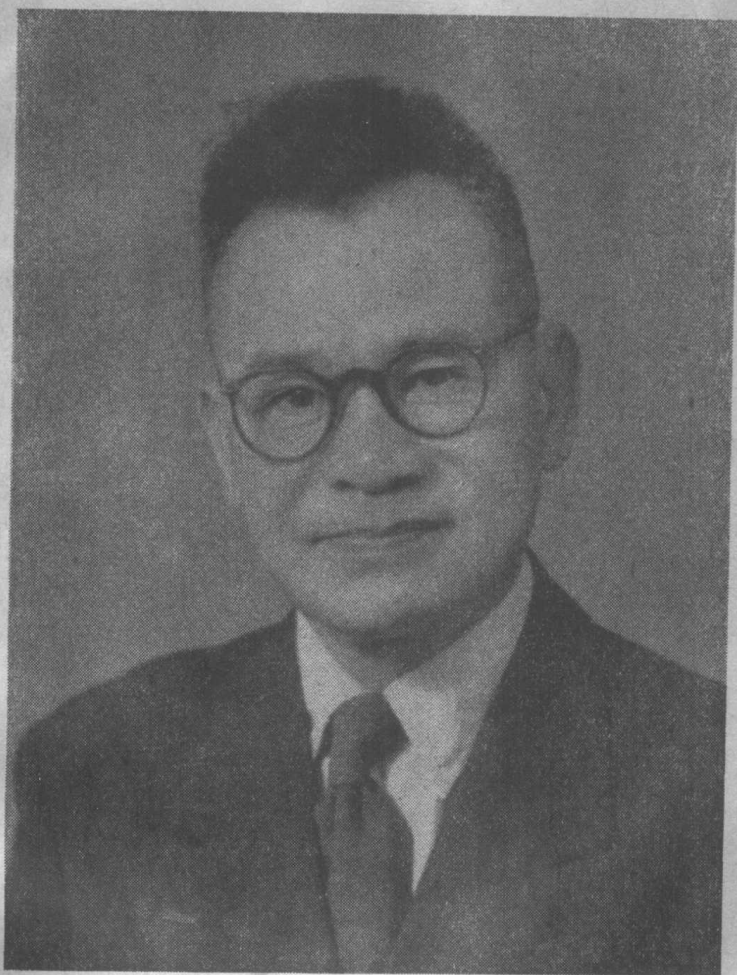
开本：860×1156 耗 1/32 印张：11 3/4 插页：1 字数：300,000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196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9678·1437

定价：(大) 1.45 元



阮 功 欢

## 內 容 提 要

《黎明之前》是越南当代著名作家阮功欢的重要作品之一。主题是反帝、反殖民主义，背景是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間法、日帝国主义者先后奴役、压迫、剥削越南的情况，其中集中描写他们在越南实行残酷的收谷政策，造成了惨不忍睹的大饥荒，饿死了两百万无辜的人民，也加强了越南人民英勇无比的革命斗争。

惊心动魄的场面，严酷的阶级斗争，通过陈氏弟兄三人的不同政治路线而展现出来。老大陈文莺，勾结法国总督瓦美，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老二陈文春从小不务正业，后来当上日本法西斯的走狗；这两个地主出身的卖国贼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只有老三陈文佑，他母亲原是老地主的女仆，被老地主强奸而生下了他，“卑微”的出身使他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参加革命，找到了光明的前途。

全书以法国总督瓦美走马上任，不可一世的场面为序幕，以越南人民怒不可遏的反帝、反殖民斗争为总纲，脉絡错综，气势浩荡；最后以越南人民初获解放，万众欢腾作收场。作品不仅有力地控诉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支那的滔天罪行，并对所有帝国主义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獻給為民族解放戰爭而英勇犧牲的

母親——蘇氏八

弟弟——阮功美

阮功蓬

弟媳——黎氏葦

兒子——阮才快

嫡孫——阮才雄

阮功歡

Thêm vào với một số truyện  
ngắn của tôi đã dịch ra Trung  
Quốc, cuốn Trước tờ tranh sáng  
lần tôi dịch quen thuộc hơn nữa  
với bạn bè Trung Quốc.

Tôi cảm ơn ông chủ Đài Ngọc  
bởi đã đặt rất nhiều công sức để  
nhấn sách cuốn tiểu thuyết này thành  
công.

Hà Nội, ngày 15.10.1959

Viễn

### 作者題詞

我的一些譯成中文的短篇小說已使我跟中國讀者有了認識，我深信這本《黎明之前》的出版一定會使我們更加接近。

譚玉培同志花費了很多時間成功地譯成了這本小說，我在此表示感謝。

阮功歡

河內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 第 一 章

今天早上太阳也象是因为好奇，比往日升起得更早，她想要看看一群“子民”迎接“父母”的情景。这是按照封建的好听的說法，所謂官老爷是“民之父母”。其实，說句真話，他們这班东西哪里配称“民之父母”啊！他們对真正的老百姓的父母的疾苦从来都懶得管，今天还要叫老百姓莫名其妙地去迎接一个新到任的总督而劳神伤財，真是作孽！

事情可真隆重。

人家都說省长大人特別重視这一次的欢迎仪式。要他的下屬們亲自动手筹备，层层相逼。几天以来，由于豪門巨紳陸續回乡，兵大哥們忙得象走馬灯，公文象蝴蝶穿花一样，每一份上面都印有“呈为呈請”或“奉省政府諭”的字样。

知府和知县之流为了这件仿佛只是对上級有利的事情在奔波，也害他們迟吃了几頓老百姓送来的“貢品”，因而，他們就怨声不絕，尽力地丑化他們的上司。

欢知府和定知县<sup>①</sup>交头接耳地說：

“要是老头子已經被提升为副省长，我們弟兄們也不至于这样劳碌了。”

称助理埋怨地跟德領兵<sup>②</sup>說：

“要是瓦美大人最近不会被提升为北圻<sup>③</sup>总督，我們家的



老头子也用不着多费心思了。”

不过，尽管所有这些人都在窃窃私语，却没有一个人敢违背上级的命令。再说在北圻的官场上，大家一向都晓得瓦美是一个以严厉和廉洁出名的人。在这位“从不张开嘴来笑一笑”的总督大人下边工作，上自省长大人，下至普通随员，谁都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象一个刚刚踏进婆家大门的新媳妇一样。

因此，那班本来就挺乖巧的知府和知县，心里却都在盘算着应该怎样小心翼翼地分润“一杯羹”。如果头一次就放弃掉向上级献殷勤的机会，这无疑就等于放弃掉将来万一自己有事要开口的机会。至于花费掉的钱，可以从老百姓那里接回来，反正自己不会遭到什么损失。

可是，谁也不清楚这位省长大人只是想奉承那个很可能被提升为北圻总督的公使<sup>①</sup>呢，还是想借此从刚被提升为副省长的位置上再高升为正省长。总之，从省长官署里发出来的每一道关于迎接总督大人的命令里面，人们总可以看到：“为表明安南<sup>②</sup>老百姓感谢大法国保护我们的恩典起见……”这一句始终如一而又合乎“逻辑”的句子。

因此，从前一天下午开始，欢迎的准备工作早就布置就

- 
- ① 按照越南的习惯，称呼别人时不叫姓而叫名。
  - ② 犒兵，即统镇之意。
  - ③ 即越南北部，过去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分为三圻，即南圻、中圻和北圻。
  - ④ 过去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设有三种总督，即全权总督（简称全权，管辖整个），在越南又有圻总督（又称统使，管辖一圻），省总督（又称公使，管辖一省）。
  - ⑤ 过去法帝国主义者和越南为“安南”，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越南的傀儡官员也就跟着称“安南”。

緒了。

从进城的地方开始到总督府的大門口为止，在那条长达十六公里的大路上，每隔十五尺就豎上一根旗杆。两旁的村子里都要用罗伞、香案等祭神时用的东西<sup>①</sup>来迎拜。按照上级的命令，为着要让政府官员清楚地看出政府给老百姓带来的繁荣和幸福，因而一切布置都要用贵重的东西。如果谁没有，就非得设法去借来不可。罗伞、大羽扇、彩旗等等不能有半点破烂陈旧的痕迹。古瓶和花镜要又高又大。香案烛台等都要擦得象新的一样雪亮。

大馬路上尽管已经鋪过柏油，可是乡长村长为了怕受责备和谨慎起见，还亲自出馬重新检查了一遍。发现哪里有柏油剥落了，就用粘土补上，再把它敲得平坦坦的，好让车子驶过时更平稳一些。路面要打扫得干干净净。通向村子里的三岔路口，因为前两天刚下过一场大雨，老百姓来来往往，路面被踩成一片泥濘，显得不很美观。因此，从拐弯处过去五十尺地方，巡路的壮丁用大刷子在清除烂泥，辗平路面。此外，在总督大人的车子驶过以前，老百姓来到这里，都得打田间绕道而行。

在村子里，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全部放假一天，来操练立正和稍息等基本动作。孩子们不用上课，跳跳蹦蹦的，到处叫嚷着，象一群小鬼。可是，他们也不过暂时吵闹一阵子罢了。接着又立刻要排起队来跟着老师到大路上去，然

---

① 按照越南过去习惯，凡是遇到迎神赛会等节日，老百姓都摆出了这些东西来拜神。

后站在太阳下面等候。站了没多久，他们开始不耐烦了。于是你撞我，我踢你，吵着闹着来打发时间。他们追呀，赶呀，弄得整条大馬路上都变得乱哄哄的。男老师和女老师都睁圆着眼睛来吓唬他们的学生。督学先生举起阳伞来不管死活地朝他们打去。可是，秩序也维持不了多久。不多时，一切又都恢复原来的混乱样子。

直到六点钟<sup>①</sup>学生们站队的地方才算分配停当。从低年級六岁的小弟弟起，到初中三的十八九岁高年級学生止，一律都得排队，队伍从总督府排起，一直拉长到村口用椰子叶結成的牌楼为止。每人都把两臂向左右并举，这样就量准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督学先生因为那些爱淘气的低年級小学生还在吱吱喳喳地吵个不停，不得不再一次張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大声吆喝。小弟弟们吵着，嚷着，推来推去，有的地方站得太密，有的地方又站得太疏。这可把督学先生弄得恼火之至，他亲手把一个个孩子悬空抱起来，然后砰的一声放下来，簡直就象打米的工人在抛米袋一样。因为尽管他怎样解释，孩子们哪里听得懂他的话呢！他身上象燃烧着火似地汗水直流。他甚至对那些男女老师也发起火来了，原因是他们对这种情形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上級大老爷的命令难道可以当做儿戏！

在低年級的孩子那里忙了一阵之后，督学先生坐上他的自备人力車，让車夫一步一步地拉着，好让他从头到尾仔仔細細地检查一遍。已經有一千多个学生这样排列着了，可是，仍

---

① 日本時間比越南時間早两个鐘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法国殖民政府采用日本時間，所以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時間，都是指日本時間。——原注

旧还有五十来尺地方空着。站的距离要是再拉长一些，又显得不順眼。而且，照样再排一次又是挺費工夫的事。他便松开領帶，立刻命令附近村鎮的一些学校，馬上把其余的学生带来临时操練一番，然后叫他們来填补这一段空档。这样一来，原来就站着的学生只好在那里等着。

天气热，他的肚子又饿，再加上身子疲勞，可是事情总算是有结果。

等到月亮开始爬上来的时候，事情做得差不多了，督学先生要每一班的学生都牢记着自己所站的位置，每个学生都要用粉笔在自己站的地方打个記号，然后各人写上自己的名字，免得以后搞錯。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准，每个人都要准时到这里来，各就各位。誰要是缺席，露出空档来，誰就会被赶出校門。生病不准請假；拉警报也得站在那里不动。

今天早上是新总督大人走馬上任的第一天，公文上規定的時間是上午十一点钟。

从清晨五点钟起，在这条十六公里长的公路上，所有的車馬都一律禁止通行了。

同样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老百姓都得高举火把到这里来集合。

在每一面插在馬路两旁的旗子边头都有一个村民站崗，他們身上穿着藍色或紅色衣裳。那些乡下人有机会穿这种整洁而又值錢的彩色衣裳，这还是头一次。可是，不幸的是那些毛料做的衣裳不适合当时的季节和当天的天气。再加上他們又要整夜看守那些迎拜用的貴重东西，所以每个人都显得非常憔悴、萎靡，就連那些豎在他們身旁的旗子也并不显得比他

們神气多少。那些旗子是用五顏六色的呢絨做的，因为整夜受到露水和晨霧的侵襲，變得非常消沉和抑郁，仿佛怎样也抬不起头来似的。

在摆滿了香案烛台等迎拜用的东西那儿，村长和乡长都蹲在草地上。他們摆龍門陣也摆得够了，抽水烟也抽得膩了。要是誰还有力气站得起来的話，別人反而会打趣他，因为借此可以消遣一下。他們身上穿着那种异常寬大的褪了色的藍褂子，头上戴了一頂又破又縲、拖得长长的褶帽，<sup>①</sup>帽子的顏色黃里帶灰，就象胡椒和盐混在一起似的，露出在褶帽下面的那張面孔又象菜湯的顏色一样，这些都会引起人們发笑。

今天的天空藍得透明、新鮮、迷人，真正是天的顏色。

太陽象一团火球似的使人目眩。

赤日炎炎，天空連一片云彩也沒有。

天气悶热，連一絲風也沒有。

街坊的人們一清早就把門打开了。小杂差匆匆忙忙地把人行道打扫干淨，挂起旗子。除了那些藍白紅<sup>②</sup>三色旗和黃紅黃<sup>③</sup>龍精旗之外，还有无数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国旗。这些全都是用一块块碎布胡乱地縫在一起制成的，有紫色的，有紅色的，也有白色的，或者是隨便什么顏色的，只要是把三种不同的顏色拼在一起就行了。此外，也不管是四方形的还是长方形的，只要不是破破烂烂的布絮就全都有用，好让这些花花綠綠的顏色跟馬路两旁的大小、高高低低的房子的

① 褶帽，越南人戴的一种帽子，是用长布条盘起来的，上面有許多褶紋。

② 藍白紅，是法国国旗的顏色。

③ 黃紅黃，是法屬時期越南偽政府的旗子顏色。

顏色互相輝映。

學生們从早上八點鐘起就各就各位了。老師不許他們戴帽子，因為怕車子駛過的時候，這些孩子會傻頭傻腦地忘記脫帽。大家看見太陽熱得象噴出火來一樣，便都奔到馬路對面的陰涼地方去，也有躲到樹蔭底下去的。孩子們還是跳跳蹦蹦、東奔西跑，把秩序都搞亂了。可是大家仍舊小心翼翼地將旗子保管好。那面用玻璃紙做成的小旗子，糊在翠竹做的旗杆上。老師們不准學生把旗子打開，怕他們胡鬧起來，把旗子當作刀劍來揮舞，結果會把旗子弄破，丟在地上，這樣一來，他們耽心會引起偵緝局的誤會，以為這件事是老師唆使學生們干的，因此而給他們帶來麻煩。

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巡捕站崗，老百姓一律嚴禁通行。

从張灯結彩的總督府大門口起，一直到里边那幢兩層樓的高房子為止，兩旁站滿了藍帶兵，<sup>①</sup>他們排在最前面，一個個腰束粗皮帶，腿裹藍綁帶，穿戴整齊，刺刀上槍。他們在一個熱得滿臉通紅、蓄着八字須的軍官面前莊嚴地肅立着。接着排在后面的便是那些穿着褶紋猶新的大袍褂的議員、省里的商會會員和豪門巨紳等。總而言之，這個行政區的所有公務人員全都在場了，每個人的手里都啪達啪達地搖着紙扇，因為他們全都衣冠楚楚，熱得受不住了。跟法國籍的官員面對面站着的是一排越南官老爺。這班人穿着緊包着身體的藍色衣服，胸口上吊着用象牙做的白色官銜牌，有的還挂着鮮紅的

---

① 越南解放前，反動軍隊中有的裹紅綁帶，叫紅帶兵，有的裹藍綁帶，叫藍帶兵。

勳章。他們一共是二十來人，包括省長、知府、知縣、法院院長、推事、律師、督學、幫辦、領兵和其他行政官及司法官員。在這裡，到了最後的一分鐘，還發生了一件傷筋動骨、難以解決的事情。那就是該不該讓這些領兵站在最前面。有人認為如果讓這些等級最低的官員站在最前面，那麼，當總督大人從外邊邁步進來的時候，這些人就比我們所有的人先有機會跟省里來的大老爺們握手；但另外也有人認為，如果讓他們站在最後面，那麼，當總督大人在台階上發表談話的時候，他們豈不是跟他老人家靠得最近嗎？兩種相對的意見爭持不下。那個有三十年以上官場經驗、身穿紫色錦袍的省長大人，也認為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傷筋動骨問題。他摘下那頂用藍呢絨衬底的涼帽，靠近了那個穿着紗衫、拿着大羽扇，站在他背後替他不停打扇的衛兵；他又把架在鼻梁上的玳瑁眼鏡拿下來擦了擦，在他的眼角上，露出了兩粒粘在那裡的不大不小的黃眼屎。一來是因為已經成了習慣，二來是因為胸前挂着過多的沉甸甸的勳章，所以他的腰總是彎著的。當下他一面搔了搔那個剛剛刮過的、光滑滑的下巴，一面動着腦筋。

九點鐘，手撐陽傘的督學先生，從頭到尾地再對學生作最後一次的檢閱。孩子們遠遠地看見了官老爺的影子，都拉起警棍來了，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地奔回自己原來站着的地方，等到督學先生一走過，一切又恢復了原狀。

十點鐘，一部汽車從總督府里駛出來。副省長和他的幫辦連忙到外邊去恭候總督大人的駕臨。

十一點還差十分鐘，當學生們都聚在一起乘涼，正在得意忘形地尋开心的時候，突然響起了長長的哨子聲。在牌樓旁

边站崗的那个巡捕已經看見閃亮的汽車远远地駛过来了。他赶忙吹起哨子通知大家。别的哨子馬上也跟着叫起来了。学生们象一群鴨子似地奔到自己的位置上，乱哄哄地就在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急忙打开旗子，一只手擦着汗，一只手象发狂似地揮舞着旗子。

每个人都弓着背凝神地盯着駛在最前面的那輛車子看，想更清楚地瞻仰新总督大人的丰采。

前面駛过来的是一輛汽車，黑色的汽車，亮得象鏡子一样。車子后座坐着的是瓦美总督。在他身旁蹲着一头大猎狗，全身的毛紅里帶褐，长长的舌头伸出在嘴巴外边，跟主人并排坐着，显得同样的威严。

瓦美穿着制服，黑狮子，褲脚管两旁鑲着藍边。上身穿的是白上装，袖口上有金綫綉成的袖章。他头戴硬鴨舌軍帽，身子靠着車墊子，两只手臂交叉着擱在胸前，昂着头。他的臉很大，胖胖的、紅紅的，鼻子也是肥肥的，下巴下面的一层层肥肉象波浪似地起伏着，一双眼睛直盯着前面。

他的車子駛到哪里，学生們的旗子就揮舞到哪里，可是，等車子一駛过之后，学生的行列也跟着散乱了。

車子轉入官邸大門之后就放慢了速度，但是並沒有停下来。

总督大人仍旧坐在車子里，仍旧仰面朝天，仍旧目不斜視。

藍帶兵象木桩子似地站着，两只手握着的长枪，直挺挺地举在胸前，枪梢上边插着閃亮的刺刀。

排列在两边的人，有的低着头，有的哈腰合掌。可是，总



督大人仍旧一动也不动。

车子在台阶前面停下来了。司机一个箭步跳下来，轻手快脚地跑过去打开车门。每个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张望。

省长两只手拱在胸前，急急忙忙地走过去。

每个人都准备再向长官大人行一次礼，以便表示得更加有礼貌些。好久以来，他们就在渴望着能够早点瞻仰这位以严厉和廉洁见称的总督大人的丰采。

车门大开。

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神色紧张。

突然，那只大得象一只初生之犊的大猎狗扑地一下从车上跳下来了。它莫名其妙地伸长着颈项朝天张望，摇动着短尾巴，象不耐烦似地汪汪吠个不停，声音低沉，嘴里喷出了牛肉的气味。